

作品
婚禮鞋

得獎者

陳柏瑤

陳柏瑤，一九六九年生。日本女子大學被服學科畢業，主修東洋染織服裝史。目前是專職的日文譯者，也從事日語教學工作。

得獎感言

已不再買婚禮鞋，但依舊愛鞋買鞋，並堅持穿好鞋、舒服的鞋。若鞋子是穿衣搭配的靈魂，那書寫也是我的另一個靈魂，一如穿鞋一樣，我會繼續買下去，也會繼續寫下去。



婚禮鞋

父親極關照住家大樓中庭的花花草草，不時下樓灑水除草。

一天，父親返家提起，沒想到他戶竟也有人一樣熱心，父親特別強調，是年過五十還未嫁的女人。

「沒想到她那麼有愛心。」父親說。

被這句話火燒腦門，我劈頭問：「爸，這句話是什麼意思，我也沒嫁啊。」父親低著頭，不好意思地說，沒嫁娶的人總是脾氣怪。

那一整天，著實不想與他說話了。

說真的，我不是不婚族，只是怎麼也嫁不掉。要說眼睛長在頭頂，是有那麼一點，怎麼也看不上比我矮的男子。要說跋扈，也是有那麼一點，怎麼也看不上出手比我不闊綽的男子。要說沒愛心，也是有那麼一點，怎麼也無心對待磨磨蹭蹭下不了決定的男子。

可是，我當真想結婚。

第一段戀情時，我特地從東京帶回婚禮可以穿的鞋子。鞋跟不會太高又不會太低，淡淡的粉紅色，儘管還沒有被求婚，鞋子總可以等著吧。它在鞋櫃待到戀人人間蒸發。逼得我從台北狂撥電話給

東京的戀人，卻永遠是答錄機的回話。有段時間常做惡夢，夢中淨是想盡辦法撥電話給他，有時是電話按鍵殘破得無法辨識，有時是寫在紙上的電話號碼竟糊了，有時是好不容易接通電話卻發不出聲音。

憂傷與憤怒，讓我忍不住拿出那雙婚禮鞋，準備大穿特穿。結果，也許是氣候的關係，東京的我與台北的我，鞋碼竟差了半號。

像仙杜瑞拉惡毒的姊姊，不是她的鞋還要硬穿。我穿著明明穿不下的鞋，不知去了哪裡，回來後傷痕累累，最後氣得丟進回收桶。

然而，不懂節制，不能記取教訓的我，每回戀愛，愛得想嫁給那個人時，總忍不住買鞋，又偷偷認定那就是婚禮鞋。

依然是粉紅色，不過比上次的大器，還帶些時尚感，不再小家碧玉。

鞋子依舊在鞋櫃裡等，直到我終於洩氣，不想再做個被動的等待者，可是結婚這件事終究需要雙方合意，就算我出擊，對方也要願意接住球吧。

我穿著那雙鞋去上一對一的日語課。沿路低頭看它時，覺得那顏色真是美得可惜，為何不是搭著禮服，而是一身平常打扮，為何腳踩的不是紅毯，而是灰濛濛的馬路。一路委屈，好不容易快抵達上課處，突然踉蹌，矮了半截似的。再細看，原來一路上我的鞋似乎正在解體，一點一塊地、慢慢地掉渣掉屑。

才想起，這可是環保鞋底，不穿，就等著自然分解。

待坐在學生面前，我的婚禮鞋已徹底瓦解，腳畔還堆著許多碎碎渣渣。我漲紅著臉請學生去7-11幫我買雙藍白拖。那日只得穿著藍白拖上課、回家，婚禮鞋不再是不合腳，而是自然消失。

自此，遇到愛的人，我再也不預先買婚禮鞋，但不買，可不是死心不婚了，其實我想得要命。

評審意見

大齡女子

◎阿盛

坦然道出大齡女子的待嫁（急著結婚）心情，文字相當流暢，幽默是本文最大的優點，更好的是沒有流於油滑，器度自見，讀來令人會心，而且愉悅。